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二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年九月

黃岡方言文白異序現象初探

汪化雲*

黃岡方言中存在著同一組語素或詞語構成的詞或句子表達基本相同的意思而有兩種語序的現象，這是一種類似於「文白異讀」的「文白異序」現象。文中對兩序並存的條件進行了探討，認為文白異序現象是古今漢語演變、南北方言推移的中間現象。

關鍵詞：黃岡方言 文白異序 中間現象

* 黃岡師範學院中文系

黃岡市在湖北省東部、長江北岸，一般認為，黃岡方言屬江淮官話黃孝片。關於黃岡方言中兩序並存的特殊語序，我們曾作過一些描寫（汪化雲 1988、1991、1992、2000），粗略地勾勒出了其面貌。本文的目的，在於說明這些特殊的語序現象是一種類似「文白異讀」的「文白異序」現象，並對兩序並存的條件進行初步的探討。本文認為，黃岡方言的文白異序現象是古今漢語演變、南北方言推移的中間現象，「白序」是黃岡方言中固有的語序，「文序」則是今北方方言、共同語語序在該方言中的疊置。本文用例以市政府所在地黃州區方言為準。

一、並存兩序的主要差異：文白異序

黃岡方言中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同一組詞語或語素組成的句子或合成詞有意義基本相同的兩種語序，兩種語序的結構中組成成分間的語法關係一般也相同。例如「公、雞」，可以有「雞公、公雞」兩種語序，兩序都是偏正結構，意思都是「公雞」。語序是漢語中重要的語法手段，也是重要的修辭手段，一種漢語方言中並存的兩序不大可能完全等價。事實上，黃岡方言中的兩種語序就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主要是語用的差異。

（一）兩序差異舉例

1. 偏正結構動物名詞大多有表示性別的語素在前和在後兩種語序（汪化雲 1988：47-48）：

(1)a. 水牯	黃牯	羊牯兒	豬牯	狗公兒	雞公	鴨公	
水沙[sɑ ³³]	黃沙	羊婆兒	豬婆	狗婆兒	雞婆	鴨婆	貓婆
b. 牯牛	公羊兒	伢豬兒	郎豬	公狗兒	伢狗兒	公鴨子	公貓兒
沙牛	婆羊兒	草豬兒		母狗兒	草狗兒	婆鴨子	婆貓兒

「水牯、黃牯、羊牯」即公水牛、公黃牛、公羊，「水沙、黃沙、羊婆」即母水牛、母黃牛、母羊，餘類推。以上大抵是形體較大的動物（牛）用「牯、沙」表示性別；形體較小的動物（雞、鴨、狗、貓）用「公、婆、母」表示性別；形體介乎二者之間的，雄性用「牯、郎、公」，雌性用「婆」表示性別。「伢（公）、草（母）」祇用於幼畜。兩種語序的詞都是黃岡方言詞。在較多地使用

方言寫作的作品中，兩種語序的詞都能見到。例如例(2)中加著重號的詞：

- (2) 蜈蚣爲五毒之首，雞公能收五毒。那一灘稀雞屎一定是雞公屎的。……
窮人要是被蟲蛇咬了……調些公雞屎包在布片裏敷一敷……也能見效。
(第二冊：40)¹

不過，a式一般用於口語。歇後語口語色彩極濃，就常用a式，如「雞公屎——頭子硬」（喻虎頭蛇尾或色厲內荏）、「雞公戴帽子——冠（官）上加冠（官）」中的「雞公」。b式語序與共同語一致，多用於書面或較正式的場合，如下面韻文中加著重號的詞：

- (3) 縣官：公雞母雞，站在一堆（音[ti³³]），掉頭一看，一對夫妻。
土光棍：公狗母狗，站在堂口，抬頭一看，是大人的朋友。

（口傳故事《土光棍對詩》）

至於「老虎、馬」等當地少見的動物的名稱，一般祇能和表示性別的語素一起構成與共同語相同的「母老虎、公馬」之類，也反映了b式較正式的色彩。

2. 黃岡方言中其他合成詞亦存在兩序的現象，如：

- | | | | | | | |
|-------|----|----|-----|----|-----|------|
| (4)a. | 人客 | 去回 | 念記兒 | 齊整 | 歡喜 | 強勉 |
| b. | 客人 | 回去 | 記念 | 整齊 | 喜歡 | 勉強 |
| a. | 求祈 | 錢紙 | 情事 | 該應 | 末藥兒 | 中藥粉劑 |
| b. | 祈求 | 紙錢 | 事情 | 應該 | 藥粉子 | |

其中多數a式詞主要爲老派使用，在近似於熟語的句子中出現；個別a式詞的意義範圍窄於相應的b式詞，如：

- (5) 冒得（[mau³⁴·te]沒有）情事做得，買這些我也吃不了。（冒得情事做得：沒事找事做，不必要。用於客套話，無貶義）
做了虧心事得癌症，是該應的。（該應：罪有應得，比「應該」意義範圍窄）。

個別a式詞意義變了，或者只用於構詞。例如「歡喜」指竹製籌碼，是避「籌、愁」同音的避諱詞；「歡喜砣」則指一種小食品。表示「喜歡」的意思，一般不用「歡喜」了。而相應的b式詞則使用廣泛，與共同語中同形的詞意思一樣。以上這些異序詞比較零散，結構並不一致，每組異序詞的意義也不完全相同。但

¹ 本文所引方言例句凡出自黃岡地區群藝館編《民間文學選編》(1983、1984) 的，都在句末注上其冊數和頁碼。

a、b兩序之間主要的差異與前述動物名詞a、b兩序的差異是差不多的：a式多用於老派口語，b式多用於書面或較正式的場合。

3. 兩種語序的差異也存在於句子結構中。比如有些雙賓句有下列兩種語序：

a. 主語 + 述語 + 直接賓語 + 間接賓語

b. 主語 + 述語 + 間接賓語 + 直接賓語

「給予、告知」義動詞構成的雙賓句和含有準賓語、虛指賓語、處所賓語（朱德熙 1981：113-121）的雙賓句都存在a、b兩序：

(6)a. 老人家賞水我。(第三冊：206) b. 我還給你幾個鮮桃。(第三冊：206)

(7)a. 我教了個善法子小毛。 b. 我教了小毛個善法子。

(8)a. 你踢一脚他。 b. 你踢他一腳。

(9)a. 要買就買三十斤他。 b. 要買就買他三十斤。

(10)a. 神仙丟一粒金瓜子地下。 b. 神仙丟地下一粒金瓜子。

我們注意到了這類句子「兩種句式，同樣普通」（詹伯慧 1981：41）的事實，但是這兩種句式在實際上並不等價，其理由有四：

第一，黃岡人在非正式場合脫口而出的句子是a式，在高考作文之類來不及仔細思索的場合也常常使用a式（汪化雲 2000：57），而在書面上或正式的口語中一般使用b式。例如例（6）中農民和神仙的對話，寫農民的口語，作者用的是a式；而神仙不「俗」，說話顯出正式的色彩，作者用的是b式。

第二，道地的黃岡口語動詞「把給」等等一般祇能構成a式，構成b式比較彣扭。如：

(11)a. 我把十塊錢隔壁二爹。 b. ?我把隔壁二爹十塊錢。

第三，能並存的兩種句式也有差別：獨立成句時，a式的直接賓語可以是光杆名詞，b式的直接賓語中一般應有數量詞，像共同語一樣：

(12)a. 他送書我 | 他送三本書我。 b. 他送我三本書 | ?他送我書。

第四，a式可以加後續動詞擴展為雙賓兼語套用的句子，b式這樣擴展在口語中不大自然：

(13)a' 他就給飯他吃。(第三冊：114) b' ?他就給他飯吃。

(14)a' 你教個法子他照倒著去做。 b' ?你教他個法子照倒去做。

可見，a式能自由地容納口語詞，使用普遍，擴展靈活，是口語中常用的句式；b式使用、擴展受限，多用於書面和正式場合，與共同語中雙賓句的特徵相近。

不難看出，無論是合成詞還是句子結構，並存的兩序都存在差異。

（二）兩序差異的性質

在長江流域的漢語方言中，兩種語序並存的現象存在的面較大，且已經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現在的問題是對兩序在使用方面的異同作出恰當的解釋。就我們目前接觸到的資料來看，許多論及兩序並存的學者都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個問題，或者沒有對這個問題給出有說服力的答案。詹伯慧（1981：41）記錄了黃岡市所轄浠水縣方言中雙賓句的兩種語序，但並未探究兩種語序在使用方面的差異，祇是給出了「兩種語序，同樣普遍」這樣一個關於使用頻率的非定量的結論。橋本萬太郎（1985：63-71）注意到了前述動物名詞的兩種語序在長江流域漢語方言中「突然共現」的事實，並且從句法類型推移演變的角度對兩序並存的原因給予了解釋（詳第三節），但對並存兩序在使用方面的差異亦未述及，因為這與他的論點無關。如前所述，並存的兩序從共時的角度看不可能完全等義，不可能毫無差異。那麼，黃岡方言中並存兩序的差異究竟該如何定性？

從一·一節的討論中可以看出，黃岡方言中部分合成詞、雙賓句並存兩序的差異主要是語用的差異，其他如可能補語和賓語同現句、差比句的兩序亦存在這種差異（詳第二節），即：a式一般用於較隨便的口語，常常存在於口語色彩極濃的歇後語等熟語中；b式一般用於書面或較正式的場合，在一些方言韻文中可以發現其用例。可見，兩序的差異與文白異讀中兩讀的差異相仿佛。我們參考「文白異讀」現象，把這種差異視為「文白」的差異，即把一組詞語或語素構成的句子或合成詞有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兩種語序，而這兩種語序分別用於一般口語和書面語（或正式場合）的現象，稱作「文白異序」現象。其中一般用於口語的a式，可以稱為「白序」；一般用於書面或較正式場合的b式，可以稱為「文序」。

（三）幾點說明

以上需要說明的有三點：第一，這裏的「文白」，是就一般情形區分的。受個人語言修養及表達需要的影響，白序詞、句出現在書面而文序詞、句出現在口頭的現象亦多少存在一些。而且，不同年齡的人使用文、白序詞、句的頻率不同，大抵是老派使用白序多一些而新派使用文序多一些。第二，所謂「兩種語序」，祇是為行文方便，就主要現象而言，事實上有的還存在第三種語序。這第三種語序也祇是文序或白序的一種，下文將隨文加以說明。第三，文白兩序具有不

同的語用價值。因此，有些兩序並存而無文白差異的結構我們不看作文白異序。例如黃岡方言中同一組語素構成的形容詞生動形式就有BB（子）A、ABB兩序：

- (15) 香碰碰 ([p'ɔŋ³⁵])——碰碰香 臭骯骯 ([ŋaŋ³³])——骯骯子臭
硬梆梆 ([paŋ³³])——梆梆硬 輕拋拋 ([p'au³³])——拋拋（子）輕

兩種結構都表示A的程度加深，都有描繪作用，但BB（子）A表示程度極深且有誇張意味，ABB則與共同語中“ABB”略同（汪化雲 2000：282-285）。顯然，黃岡方言中ABB與BB（子）A的區別不是文白之別。此外，口語中句子成分倒裝的現象甚多，這種異序並無文白差異，亦不屬「文白異序」。如同對於黃岡方言中「文白異讀」的界定（汪化雲 1990：59-64）一樣，我們對於「文白異序」的認定是從嚴掌握的。

二、兩序並存的制約：語音、語義

對於某類存在文白兩種語序的格式來說，並非任何一組語素或詞語都能進入。決定兩序能否並存的條件，一是組成成分本身音節數量的制約，二是組成成分語義的制約。

（一）差比句中述語音節數量對兩序並存的制約

黃岡方言中差比句存在兩種語序（汪化雲 1991：74-78）：

- a. 主語 + 述語 + 似 + 介詞賓語
- b. 主語 + 比 + 介詞賓語 + 述語

其中a式有口語色彩，常常用於一些熟語中，b式則沒有這種色彩。如：

- (16) a. 屁股高似頭。（喻末大於本）| 但*屁股高似肩膀。
b. 屁股比頭高。| 屁股比肩膀高。

例中「屁股高似頭」是熟語，故其構成成分一般不能替換為別的詞語。「屁股比頭高」不是熟語，故「頭」可以用「肩膀」替換。此外，口語詞「冰似鐵」（冰涼至極）當是由a式短語凝固而成。可見，a式為白序，b式為文序。不過，兩序並存受音節制約：述語形容詞必須是單音節的，如例（16）、（17）；否則祇有b式，如例（18）：

(17)a. 你不差似他。 | 小林的成績不強似二毛（小林的成績不比二毛好）。

b. 你不比他差。 | 小林的成績不比二毛強。

(18)a. *你不聰明似他。 | *你不小氣似他。

b. 你不比他聰明。 | 你不比他小氣。

述語要求是單音節，實質上是白序句的特點，這個現象可能與韻律的制約（馮勝利 1997：141-148）有關。在a式差比句中，輕聲的介詞「似」在語音上總是粘附在述語之上。即「差似」等連讀，構成一個功能相當於動詞的單位，如同共同語中的「走向（勝利）、暖在（心裏）、生於（1918年）」（參看張斌 1988：260）一樣。而人們在口語中習慣使用雙音節音步（foot），單音的「似」自然就要求重讀的單音述語與之組合了。

（二）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中述語、賓語的音節數量對兩序並存的制約

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的兩序並存亦要求述語是單音節的。當可能補語與賓語在單音節動詞充當的述語後同現時，黃岡方言中存在以下三種語序（汪化雲 1992：291-300）：

- | | |
|--------------------|------------------------|
| a. 述語+得+賓語+補語 | 述語+賓語+不+補語（述語+不+賓語+補語） |
| b. 述語+得+補語+賓語 | 述語+不+補語+賓語 |
| c. 述語+得+補語1+賓語+補語2 | 述語+不+補語1+賓語+補語2 |

1. 如果是在中心語和結果補語間插進「得 / 不」構成的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那麼存在a、b兩種語序；當補語語義指向主語或述語時，賓語還能出現在「不」和補語之間。如 (19)-(21)：

(19)a. 你打得他贏。 你打他不贏。 你打不他贏。

b. 你打得贏他。 你打不贏他。

(20)a. 你嚇得人死。 你嚇人不死。

b. 你嚇得死人。 你嚇不死人。

(21)a. 我撐得他們倒著。 我撐他們不倒。 我撐不他們倒。（倒音[tau⁵⁴]）

b. 我撐得倒他們。 我撐不倒他們。

如果是在中心語和趨向補語間插進「得／不」構成的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這個補語是單音節的，其語序與例 (19)-(21) 相同：

(22)a. 他聽得話進。 他聽話不進。

b. 他聽得進話。 他聽不進話。

這個補語是雙音節的，則存在三種語序。其中，「×去」做補語可以構成a、b兩式 (23)，「×來」做補語可以構成a、c兩式 (24)：

(23)a. 他喫得飯進去。 他喫飯不進去。

b. 他喫得進去飯。 他喫不進去飯。

(24)a. 他說得話出來。 他說話不出來。

b. 他說得出話來。 他說不出話來。

可能補語「得／不得」與賓語同現的句子，亦有兩式：

(25)a. 打他得。(能打他) 打他不得。(不能打他)

b. 打得他。(能打他) 打不得他。(不能打他)

2. 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的三種語序，黃岡口語中以使用a式為常，尤其是「你說不他贏」這類「無理」的組合，更是黃岡人脫口而出的句子（汪化雲 2000：57），可見a式是白序；與共同語相同的b式、c式無疑是文序。但是，如前所述，這些例句的兩序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述語動詞必須是單音節，否則所構成的白序句很彆扭，而文序句則沒有這種限制。如例 (26)：

(26)a. ?你辯論不他們贏（須將「辯論」改為「辯」）。

b. 你辯論不贏他們。

此外，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的a式還要求賓語盡可能是單音節的。例 (21) 中「我攆他們不倒」的賓語「他們」為兩個音節，就沒有其他例中賓語祇有一個音節的自然。如果將該句改為「我攆他不倒」就自然多了。

述語要求是單音節的，賓語也要求盡可能是單音節，這同差比句一樣，可能也與韻律的制約有關。在a式中，述語後緊接輕聲的「得／不」或賓語。在口語中，「得／不」和賓語在語音上屬前。構成雙音節音步的需要，使得單音節「得／不」要求單音節述語與之組合，而單音的述語也祇有和單音的賓語組合為雙音節結構才更符合韻律的要求。

3. 當然，我們說要求賓語盡可能是單音節的，這意味著賓語也可以是不止一個音節的，儘管這樣的賓語出現在a式的否定句中可接受度差一些，但畢竟是可

以存在的。不過，如果白序句中賓語超過了兩個多音節詞的長度就顯得十分彆扭，難以成立；文序句則沒有這個限制，如：

(27)*a 你嚇梁山寨上的花和尚魯智深（就嚇）不倒。

b 你嚇不倒梁山寨上的花和尚魯智深。

這是因為a式中如果賓語太長，那麼可能補語和述語就隔得太遠，其間的語義聯繫在口語中就被削弱了，整個句子就不夠緊湊，必須加上括號中的成分（重複動詞）來保證述語、補語的聯繫，句子才能成立。而b式中因為可能補語一般不會太長，因而述語與賓語不會隔得太遠，且賓語是述語直接關涉的對象，述賓意義聯繫緊密，因此，整句的結構是緊湊的，故而沒有賓語長度的上述限制。

（三）雙賓句中直接賓語的長度對兩序並存的制約

對於雙賓句來說，其白序句的直接賓語也不能太長，如例（6）-（10）。如果這個賓語超過了兩個多音節詞的長度也顯得十分彆扭，例（28）中白序句a式必須加進括號中成分句子才能成立，而文序句b式沒有這個限制：

(28)a. ?你送五十塊錢、三百斤米、兩個雞（得給）三毛。（得音[·te]）

b. 你送三毛五十塊錢、三百斤米、兩個雞。 | 你送梁山寨上的花和尚魯智深十兩銀子。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與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的句子相仿：白序句中直接賓語太長則述語與間接賓語隔得太遠，語義聯繫被削弱，因而難以成立。文序句中直接賓語後置，儘管中間隔著較長的間接賓語，但述語與直接賓語在語義上的聯繫緊密，因而整個句子仍是緊湊的。

述語要求是單音節的，其後的賓語不能太長，這些說到底都是口語句式對構成成分的要求。這類成分當然也能構成用於較正式場合的句子，所以其文白兩序可以並存。相反地，述語及緊隨其後的賓語太長則不宜用於口語，故而其構成的a式就顯得彆扭，因而祇有文序。可見，雙賓句、差比句、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兩序並存的語音制約主要來自白序句。這種制約，也證明了文白差異的客觀存在。

（四）語義對兩序並存的制約

對於雙賓句、部分合成詞、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來說，決定其能否兩序並

存的條件還有語義。前面我們列舉的其對組成成分語義方面的要求，就反映了這一點。至於這些語義條件產生的原因，我們將在第三節略作討論。

由於語音、語義的制約，黃岡方言中的文白異序現象涉及的面並不很廣。

三、兩序並存的成因：句法結構的推移

如前所述，橋本萬太郎（1985）探討了長江流域漢語方言句法結構中兩序並存的原因。他認為：「亞洲大陸各語言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們突破了上世紀所謂『語系』差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結構連續體（continuum）」（p. 34），「連結『南』（南亞語言）『北』（阿爾泰語）的漢語……的語言結構決不是等質的」（p. 59），「句法上古代語向現代語的『縱』的演變（longitudinal change），和句法類型上南方語向北方語的『橫』的推移（latitudinal transition），正好相對，互為驗證……這種對應不祇是在南北或古今的兩極，連接古代和現代之所謂『縱』（時間）的變化的中間階段，也和處於南方語北部、北方語南部所謂『橫』（區域）的中段相對，從而我們可以把這些區域性推移當作歷史演變的反映來考察」（p. 46）。所謂「中段」的「中間型」例子，橋本分析的是長江流域漢語方言中兩序並存的偏正結構動物名詞（p. 65, 66）。這就是說，橋本認為長江流域的現代漢語方言中這類兩序並存的現象，是句法結構古今演變、南北推移造成的，而「南北推移」則「一直是從北向南展開的」（p. 185）。

黃岡方言文白兩序並存，當是這類句法結構推移的產物。其並存兩序與古今漢語、南北方言中相應結構的異同以及文白兩序本身的差異都說明了這一點。

（一）文白兩序與古今漢語、南北方言相應結構語序的異同

如前所述，黃岡方言中部分合成詞、雙賓句、差比句、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有文白兩序。顯而易見，這幾種結構的文序與現代北方方言和共同語的語序是完全相同的，無須贅述。而其白序則與古代漢語、宋元白話以及今南方方言同類結構的一般語序一致（有的結構在南方方言中也存在其他語序，但與黃岡方言白序相同的語序則是比較普遍的）。

1. 白序a式合成詞「雞公、豬婆」之類大名冠小名的語序，與甲骨文中「祖

甲、妣乙、父丙」和先秦文獻中「城濮、帝堯」的語素順序一致；與今南方方言同類合成詞的語序也完全相同，例如（見《漢語方言詞匯》p. 48-66）：

(29) 廣州方言：雞公 雞媛 牛公 牛嫗 豬公 豬嫗 狗公 狗嫗

福州方言：雞角 雞母 牛公 牛母 豬角 豬母 犬雄 犬母

至於「人客」等，更是人們熟知的南方方言詞（袁家驊等 1989：206）。

2. 黃岡方言雙賓句的文序b式與古漢語、宋元白話雙賓句的一般語序相同。但是，其白序a式將直接賓語置於動詞後的現象，在古代漢語中亦有用例，無論這個直接賓語是不是代詞「之」。試比較：

(30) 黃岡方言：他又送本書我。 | 他放一把谷盆裏。（第三冊：205）

古代漢語：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坐。（《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又獻玉斗范增。（《漢書·高帝紀》）

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史記·項羽本紀》）

范痤獻書魏王。（《戰國策·魏策》）

其中既有表給予的雙賓句，也有帶處所賓語的雙賓句，雖然這種語序的句子在古漢語中並不多見。今南方方言中，此類雙賓句語序一般也是a式（詹伯慧 1991：278）。如：

(31) 廣州話：我畀一本書佢。 福州話：書馱蜀本我。 上海話：撥本書伊。

3. 黃岡方言差比句的白序a式與古代漢語相應的差比句語序是相同的。試比較：

(32) 黃岡方言：屁股高似頭。 | 三年的雞頭毒似砒霜。

古代漢語：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禮記·檀弓》）

季氏富于周公。（《論語·先進》）

一些南方方言中此類比較句也使用白序a式（詹伯慧 1991：281, 282），與黃岡方言相同：

(33) 廣州方言：今日暖過琴日。（今天比昨天暖和）

福州方言：伊懸過我。（他比我高）

4. 可能補語和賓語同現句的語序正如朱德熙（1982：132）指出的那樣，白序a式「賓語放在述語之後（拉他不住）或『得』字之後（豈能瞞得我過）是宋元白話的格式」。這種語序與今南方方言同類句子的一般語序也是一致的（詹伯慧 1991：280），試比較：

- (34) 黃岡方言：打他不贏。 打不他贏。 打得他贏。
廣州話：打佢唔過。 瞞得佢過。
上海話：講伊勿過。 講勿伊過。 講伊得過。

關於漢語句法結構的古今和南北差異，其形成原因當然有種種解釋。但是，自古到今的發展、從北向南的影響卻是一般都認可的事實。「東南各省諸方言大多是唐宋之前形成並定型的，1000年前，北方漢人先後陸續入住這些『蠻荒』之地，由于山川阻絕……造成了東南各省方言保留古代語言成分多……等等共同特點」（李如龍 1990：109）。今北方方言一般認為是元以後形成的，一度入主中原的蒙古族、滿族所操阿爾泰語系語言對其面貌不可能不產生影響。而北方方言晚近以來又影響了南方方言，其中主要是湘、贛、吳、徽諸方言（李如龍 1999：103）。這不同時期的北方對南方的影響，與橋本的「語言類型推移」說是相通的。如上所述，黃岡地處南北之交的長江流域，其方言中文白兩序與北方、南方漢語方言和現代、古代漢語或宋元白話中相應語序是「正好相對、互為驗證」（橋本萬太郎 1985：46）；其兩序並存的模式與橋本所謂古今南北演變「中段」的「中間型」完全相同，當是句法結構推移的產物。

（二）文白異序現象中句法結構推移的方式：疊置

我們認為黃岡方言中文白兩序並存是句法結構推移的產物，除了三·一節中闡述的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著眼於兩序自身的差異。根據語言的經濟的原則，黃岡方言中文白兩種語序不可能是在該方言系統中自然滋生的。既然在文白異讀中「白讀代表本方言的土語，文讀則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許可的範圍吸收某一標準語（現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徐通鏘 1991：349），那麼，在與之相似的文白異序中，白序當是黃岡方言中固有的語序，而文序則可能是在允許的範圍內出現的北方方言、共同語語序的成分在該方言中的疊置。

1. 白序是該方言固有的語序，理由當然不僅僅是類比。我們知道，白序呈現出鮮明的口語色彩（見第一、二節），而當地口語交際無疑是使用黃岡方言，所謂口語色彩實際上是鮮明的黃岡方言色彩，由此不難看出白序的本土性。而且，白序與黃岡方言語法系統中相關語法現象是協調的。這表現在以下三點：第一，橋本萬太郎（1985：47-50）認為，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的白序，是「出現在順

行結構（南方）向逆行結構（北方）區域性推移的中間階段的方言」中的現象，而動物名詞、差比句中修飾成分後置的白序，則是典型的順行結構（progressive structure）。黃岡方言中則殘存著類似的「順行結構」。如：

(35) 他在說在。（他正在說。「在」音[tai³⁴]）

隊長馱倒個鋤頭在。（隊長正扛著一把鋤頭）

這種用法多存在於鄉村，城區老年居民亦有使用的。兩例句末的「在」，當是副詞後置。但是在上例中由於動詞前有了表示進行的副詞「在」，故句末的「在」可有可無。在下例中，由於動詞後有了表示持續的「倒」（著），「在」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去掉「在」，換上表示肯定語氣的「的」，句子意思不變。這類句子當是副詞後置的結構與相應的非副詞後置結構的揉合，其形成可能與今北方方言、共同語中相應結構的疊置有關。由於不存在「他說在」之類單純的副詞後置結構，故不存在兩序並存的問題。這種現象應該是修飾語後置這種順行結構的殘存現象，與上述三類結構的白序是協調一致的。第二，類似於雙賓句白序將給予、處置的對象置於句末的結構，亦存在於黃岡方言中。例如具有「以某種方式造成或取得」義的動詞如「做、扎、切、挖」等等，可以構成直接賓語在前、間接賓語在後的「類雙賓句」，這是共同語中沒有的句式：

(36) 我做了個燈兒他。（我做了個小燈籠給他）

你扎個風箏小毛。（你做個風箏給小毛）

爸爸切塊西瓜你。（爸爸切塊西瓜給你）

二爺挖了十斤苕我。（二爺挖了十斤紅薯給我）

句中的動詞都是所謂「二價動詞」，都沒有「給予」的意思，但是卻構成了一般由「三價動詞」才能構成的表示「給予」的雙賓句。這類句子沒有相應的b式結構，因為如果動詞後兩個賓語易位構成「我做了他個燈兒」之類，則「做」和「他」，「他」和「個燈兒」均不能形成句法結構，不能成立。「類雙賓句」與給予類雙賓句白序a式都是表示以某種方式給予的，二者在將給予的對象置於句末方面是一致的。第三，一般處置句，無論處置對象在動詞前是否出現，黃岡方言都習慣在句子末尾再出現一個虛指賓語「他」。

(37) 你把這碗包面吃了他。（你把這碗餛飩吃了）

我要把你攆走他。（我要把你攆走）

你敢把他殺了他？（你敢把他殺了）

快吃了他，莫講禮。（快吃了，別講客氣）

這種虛指賓語與雙賓句中的虛指賓語（如「買三十斤他」中的「他」）相同，都是表示虛擬的處置對象，有強調處置的意思。甚至可以有這樣的句子：你踢他兩腳他。這既可以看作是a、b兩式雙賓句的融合，也可以看作是b式雙賓句與一般處置句的結合。一般處置句末出現虛指的「他」，與表示處置的白序雙賓句將虛指的處置對象後置也是相同的。由上述三點不難看出白序a式與相關句式的協調一致，從而也不難看出白序a式的本土性。

黃岡方言白序的本土性以及與今南方方言相應語序的一致性，可能與該地居民的來源不無關係。據考證，黃岡這塊土地上，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由於大量造反失敗的「南郡蠻」等「南蠻」的遷入，形成了以勢力極為強盛的「五水蠻」（五水，即今黃岡境內及附近的五條河：巴水、蕲水、浠水、赤亭水、西歸水）為主要居民而多次造反的現象。這些少數民族在部分遷入鄂東的同時，還有部分遷往湘西乃至更遠的南方。可見，「五水蠻」與今湖北以南的某些少數民族有著共同的起源。（余彥文 1991：1-4，王浩洪 1992：330-331。另參看《後漢書·南蠻傳》）而從總體上看，黃岡居民來源複雜：「夏商、揚越人是主；周秦，楚人是居；漢魏，『巴蠻』人進駐；宋明，湖民（江西人）移住」（余彥文 1991：1）。不難看出，大量的遷入黃岡的移民不是來自北方而是與南方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樣的居民構成，其方言在今天有某些成分與南方方言一致就不難理解了。² 也無怪乎直到北宋，蘇軾對此地方言的印象是「兒童盡楚語吳歌」（元豐七年《滿庭芳》詞）。更何況黃岡與南方方言的贛語區相鄰，其部分結構的語序與南方方言一致是非常自然的。

2. 我們說文序是共同語、是北方方言語序在黃岡方言中的疊置，而這種疊置必須是黃岡方言能夠接受的，這也不僅僅是與文讀的類比。如前所述，白序a式具有本土性，那麼文序b式就有可能是外來的。事實上文序結構與共同語和今北方方言語序相同，表現出正式的色彩，沒有白序結構那樣的口語色彩和土氣，這本身就證明了文序是外來的，如同汪國勝所說的大冶方言雙賓句(b)式（2000：93）那樣，是共同語和北方方言影響的產物。如果不考慮具體的語義條件而著眼於抽象一些的句法結構，那麼我們會發現，黃岡方言中存在著大量的與文序形式

² 關於「五水蠻」及與之相關的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語序已經不可考了。但是從目前可以看到的報導來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語序與現代漢語南方方言的共同點多於與北方方言的共同點。

一致的結構，使得這種影響能夠順利地產生。如：

- (38) 表示性別的語素必須前置的方言詞：女伢兒（女孩兒） | 兒伢兒（男孩兒） | 女將（成年女子） | 男將（成年男子）。
- (39) 直接賓語必須後置的雙賓句：我問你一句話 | 我叫他二爺 | 我該他十塊錢。
- (40) 補語必須出現在賓語前面的賓補同現句：他們跳出了重圍 | 我們攆走了那群人。
- (41) 介詞短語等充當的狀語必須置於動詞前的句子更多：我對他說 | 他往山上走。

由於有了這樣的前提，因此，在近、現代北方方言、共同語的強大影響下，黃岡方言中一部分結構就在保存舊有語序的同時，出現了文序疊置的現象。

3. 在第一、第二兩節中，我們談到黃岡方言兩序並存在語義方面的種種制約，其根本原因是該方言中這些結構的固有語序與今共同語、北方方言語序不同，這才使得文序的疊置成為可能。而黃岡方言在南北古今語序不同的幾類結構中存在兩序並存的現象，則說明了疊置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從黃岡方言的a、b兩序中，我們看到的是推移、演變：黃岡方言中部分與今南方方言、古代漢語、宋元白話相同的語序退居「白序」，相應的與今北方方言、共同語相同的語序在方言中疊置而形成文序與白序競爭。在南北方言、古今漢語語序不同的這幾類結構方面，黃岡方言尚未完成從古到今、從南到北的演變，而表現出南北兼收，古今並存的格局，構成了漢語語法結構在空間上由南向北、在時間上由古到今推移演變的中間環節。

（三）黃岡方言中各類文白異序現象的差異

值得說明的是，黃岡方言中存在文白兩序的各結構演變的速度並不一致，其標誌是文序進入口語的現象多少不一。大抵是雙賓句、動物名詞使用文序較少，白序結構優勢明顯；差比句、其他合成詞使用文序較多，有取白序而代之之勢；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句使用文序的現象則介乎二者之間。當然，這祇是我們搜集到的用例中反映出的一種趨勢和發音合作人的共同語感。這種趨勢、語感所反映的漸變現象不能不令人產生這樣的推測：前述副詞後置結構與相應的非副詞後置

結構揉合成句等等，或許是由文白異序現象演變而來也未可知。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四）小結

戴浩一（1985：10-19）提出「時間順序原則」，認為現代漢語中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次序決定於它們所表示的概念領域裏狀態的時間順序。劉寧生（1995：81-89）則著眼於空間關係，認為漢語中存在著一個可以稱作「參照物先於目的物」的語序原則，「整體先於部分……實際上是由『參照物』到『目的物』的一種特殊方式」。這兩個原則可以用來解釋黃岡方言中一些白序結構的語序。雙賓句的語義核心為「有意的給予性轉移」（張伯江 1999：176），在整個「轉移」的過程中，當然是先出現轉移的內容而後出現接受的對象，a式雙賓句先直接賓語後間接賓語的排列，正是這種時間順序的模擬。賓語在前而可能補語在後的a式句子，亦是對客觀過程中動作行為先涉及對象，而後才有可能的結果或趨向的模擬，其間的先後順序亦是不言而喻的。至於「雞公」之類合成詞中語素的順序，很明顯符合「整體先於部分」的原則。動詞連繫的成分，其排列多與時間順序相合，純名詞性成分的排列則與空間有關，這是符合人們的常識的。「『語言中成素 (elements) 的次序平行於實際的經驗或認識的次序』，這是 Peirce 關於臨摹性原則的一句名言，研究語序的語言學家差不多都要引用這句話」（徐通鏞 1993：249）。問題是語序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如果試圖用某個原則解釋全部的語序現象，則難免削足適履。尤其是語言中有舊質要素和新質要素並存的現象，例如黃岡方言的文白異序現象，如果用某個原則可以解釋其中一種語序，那麼就不能指望用同一原則合乎情理地解釋並存的另一語序。至於試圖根據部分語序現象把漢語或其方言歸入SOV或SVO型語言的努力，面對文白異序現象，更是無所適從。我們覺得，如果立足於漢語及其方言的實際，用「語言類型推移」（橋本萬太郎 1985）的觀點從宏觀上把握漢語的語序，也許能解釋得更清楚一些。

四、餘論

黃岡方言中的文白異序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上文一・二節將黃岡方言中並存的兩序視為文白異序，這絕不意味著我們認為其他方言中並存的兩序都是文白異序。因為各方言中的兩序並存可能自有其特點。但是，黃岡方言中的文白異序現象也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

（一）武漢方言的異序並存現象

西距黃岡約50公里的武漢方言，一般認為屬西南官話，其中亦存在與黃岡方言類似的異序並存現象。朱建頌（1992）對這座處於長江中游岸邊的大都市方言中的此類現象進行了描寫，所記錄的兩序並存結構凡四類：甲、可能補語與賓語同現的結構（p. 12-13：打不老張贏 / 打不贏老張）；乙、表示差比的結構（p. 13：老大強過了老二 / 老大比老二強）；丙、含有性別語素的動物名詞等合成詞（p. 121：雞公 / 公雞）；丁、雙賓結構（p. 16：把本書我 / 把我一本書）。其兩序的形式與黃岡方言中a式、b式（見一・一節，另詳第二節）分別相同。對於其母語方言中四類結構兩序的差異，朱建頌作了不同的解釋：甲乙兩類異序現象中的a式，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以前占優勢，此後逐漸由跟b式並用而居劣勢，其中甲類a式「僅保留在老年居民的口語中」；丙類異序結構中的a式詞不多，作者注上了表示老派的「老」字，以區別於相應的b式。對乙類中兩序的差異作者沒有具體說明。很明顯，對甲、丙兩類異序現象的差異，朱建頌基本上是看作新派和老派之別的。但是，朱建頌對武漢方言的忠實記錄卻使我們發現了新老差異外表下的文白之別。從朱建頌的有關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些a式結構存在於武漢方言中，並無新老的差異，如熟語「吃飯大似皇帝」（吃飯這事比皇帝大。1992：175）、「說得水點得燈著」（說得水點得著燈。1992：24）、「一個籠裏關不了兩個叫雞公」（1995：201）和合成詞「臊雞公」（未閹割的大公雞。1995：190）、「惡雞婆」（凶惡的母雞，常用以罵潑婦。1995：110）、「歡喜」（籌）及「歡喜砣」（一種小食品。1995：279）等等。與大量通用的b式結構相比，這些少量的存在於方言詞和口語句中的a式結構應該是殘存的白序結構，其所謂新老之別可能是文白之別。這樣說絲毫不意味著我們懷疑朱建頌對於兩序運用中新老之別的直覺。其實，這涉及的是如何看待文白之別中伴隨的新老之別。徐通鏞（1991：353-359）曾將文白異讀的競爭過程分為「文弱白強」、「文白相持」、「文強白弱」三個階段，認為在這個漸變過程中，青少年與老年人對同一類文白異讀的字讀音存在差異。例如在「文白相持」階段，青少年的文讀形式已

居主流，而老年人則保留較多的白讀。但這種新老差異是相對的，漸變的，與那種單純以年齡為界限的新老差異顯然不是一回事。朱建頌描寫的甲乙丙三類異序現象與此相似。其甲乙兩類由a強b弱而ab並用而b強a弱（部分a類結構祇存在於老年人口語中和熟語中），正與文白異讀的發展過程相彷彿。而丙類的a式祇殘存於幾個詞中，則與處於「文強白弱」階段的文白異讀（白讀存在於幾個有限的詞中）類似。因此，甲乙丙類三類異序的差異完全可以仿文白異讀看作是文白的差異，其中的新老差異是文白異序發展過程中的伴隨現象。如果把這種現象視為單純的新老差異，那麼我們無法解釋朱建頌所陳述的a、b兩式在武漢方言中此消彼長以及曾經無使用者年齡差異地並存的事實，無法解釋口語中部分a式詞句沒有新老差異的事實。我們在一·二節中所述黃岡方言的文白異序現象中存在少量新老的差別，正與武漢方言的情形相似。

至於丁類現象，朱建頌認為兩序的使用有個人言語習慣的因素，也有地域的差異：在省府駐地、高等學校集中的文化區武昌多使用b式（把我一本書），在漢口、漢陽多使用a式（把一本書我）。雖然我們不能從朱建頌的論述中確認兩序差異的實質，但從兩序在同一城市存在的區域不同之中，不難窺見其中的些許雅土之別。

看來，武漢方言中的異序現象，基本上可以歸入文白異序的範圍。

（二）大冶方言異序並存的現象

汪國勝（2000）報導了鄂東南的大冶方言（屬贛語區）雙賓句兩序並存的情況。作者肯定了兩種語序的雙賓句都是道地的大冶方言句式，但沒有指出兩序有文白之別。不過，他描寫的兩式使用和構成的差異卻頗有意思：a式比b式（原文為I式和II式）常用，「是一種優勢格式」，後者「是普通話（或北方方言）的一種借入形式」（p. 93）。如果直接賓語比較簡單，間接賓語是人稱代詞，通常使用a式；反之傾向於採用b式（p. 91）。這與本文所描寫的雙賓句文白異序的特點相彷彿，亦可以視作文白異序現象。

（三）小結

武漢、大冶方言中兩序並存現象的存在，不僅可以與黃岡等方言中的同類現象互相印證，而且證明了建立「文白異序」概念的必要。

將武漢方言和黃岡方言的文白異序進行比較，我們完全可以將文白異序的發展也分爲三個階段：文弱白強、文白相持、文強白弱。從上文的討論可以看出，武漢方文中文白異序各類結構的白序大都表現爲殘存的形式，正處在文強白弱階段。黃岡方作文白異序各類結構的文白對立較之武漢方言要明顯得多，應該是處在文白相持階段（當然，其各類文白異序現象的發展並不平衡）。大冶方言雙賓句以使用白序句爲主，文序亦有少量的使用，應該是處在文弱白強階段。這種越是中心城市而文序越強、白序越弱，越是偏遠地方文序越弱、白序越強的分布（大冶地理位置較黃岡偏遠），應該看作是文白異序現象歷時發展在地域上的投影。這似乎預示著文白異序的發展前途：如同文白異讀一樣，總趨勢可能是以文勝白敗而告終。

（本文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通過刊登）

附錄一：黃岡方言音系

1. 聲母共二十四個，包括零聲母在內。

p 布部別	p' 怕盤潑	m 門米蔑	f 飛費飯
t 到導敵	t' 太同脫	n 南藍劣	
ts 糟招捉鄭	ts' 倉昌撤呈	s 散扇沙善	
tʂ 主矩轉狀	tʂ' 出屈窗廚	ɳ 女	ʂ 書虛雙術
tɕ 精徑罪 <u>家</u>	tɕ' 秋丘求 <u>確</u>	ɲ 研虐牛	ɕ 修休隨形
k 貴跪駕	k' 開葵 <u>掐</u>	ŋ 岸按鴉	x 花話蝦
∅ 約運緣危聞曰			

2. 韻母共三十九個，不包括兒化韻。

ɿ 直知制資姪尺	i 急第地力踢 <u>妹雖</u>	u 布物谷	ɥ 域出住預菊
a 爬法辣 <u>下</u>	ia 架夾佳	ua 刮挂瓜	ɥa 抓刷
e 蛇舌北百涉	ie 茄野接鐵	ue 國獲	ɥe 缺月熱
ɔ 耳日兒			
o 合各婆活個割郭	io 學藥略		
ai 改解		uai 怪外	ɥai 帥衰
ei 飛碑肺 <u>倍最</u>		uei 貴桂回	ɥei 銳追
au 飽保燒	iau 條焦		
əu 收鹿綠賭藕	iəu 欲流		
an 短膽竿山閃	ien 獻縣廉嫌墊	uan 官關	ɥan 船權懸淵
ən 根庚沈升寸	in 林鄰靈尋旬冰	uən 魂問	ɥən 雲永任准
aŋ 桑商港	iaŋ 講良	uaŋ 光汪	ɥaŋ 床讓雙
oŋ 木東共棚	ioŋ 窮榮用		

3. 聲調

(1) 有六個單字調，不包括輕聲。

陰平 [˥] 33	詩低妻枯	陽平 [˨] 31	時迷無笛	上聲 [˨˥] 54	使底起五
陰去 [˥˩] 35	試帝氣庫	陽去 [˨˩] 34	是第務乏	入聲 [˨˩˩] 213	識敵七物

(2) 連讀變調：

入聲字在陰去、陽去、入聲三個升調或降升調的字前與之構成兩字組時，變

爲31調。

復習 fu²¹³⁻³¹xi²¹³ 惡霸 ŋo²¹³⁻³¹pa³⁵ 押陣 ia²¹³⁻³¹tsən³⁴
出赤壁 tɕ'ɿ²¹³ts'ɿ²¹³⁻³¹pi²¹³

(3) 輕聲

甲、本調陰平、陽平、上聲等平調或降調的字讀輕聲，唸作低降短調，與陽平調型相近，用小圓點並加陽平調值記錄：

東西 toŋ³³·çi³¹ 對頭 ti³⁵·t'əu³¹ 門檻 mən³¹·k'an³¹

乙、本調入聲、陰去這兩個曲折調或高升調的字讀輕聲，唸作中升短調，與陽去調值相近，用小圓點並加陽去調值記錄：

末藥兒 mo²¹³⁻³¹·io³⁴（中藥粉劑） 占谷 tsan³³·ku³⁴（粃稻）

念記 ŋien³⁴·tɕi³⁴（記念）

丙、本調陽去這個中升調的字唸輕聲，其讀音或爲低降短調，或爲中升短調：

山上 san³³·saŋ³¹ 屠戶 təu³¹·xu³¹ 徒弟 təu³¹·ti³⁴

※以上用漢字底下加單橫線表示白讀，加雙橫線表示文讀。

附錄二：黃州方言中的部分特殊語法現象

從總體上看，黃岡方言語法與北京方言差別不是特別大。比較明顯的差異除正文提及的外，尚有以下幾點：

1. 指示代詞在鄉下是三分的：tɕie³⁵（這）、tɕie⁵⁴（中指）、na³⁴（那）。其中tɕie⁵⁴多用於指代目力可及或聽說雙方共知的事物。北京方言用「那」的句子除虛指外大都可用tɕie⁵⁴替換。唯近、中、遠指對舉或中、遠指對舉時，中、遠指之別才十分清楚。（參看拙文〈黃岡方言的指示代詞〉，《語言研究》（武漢）2000.4）

2. 三身代詞變入聲（當是三身代詞與「屋」的合音形式）表示領格，我、你、他由ŋo⁵⁴、ni⁵⁴、t'a³³變成ŋo²¹³、ni²¹³、t'a²¹³，意為「某家的／某們的／某的」，如：ni²¹³爸爸／書／班上（你爸爸、你家的書、你們班上）。（參看拙文〈團風方言三身代詞的入聲形式〉，《黃岡師院學報》1999.5）

3. 量詞。

量詞在一定條件下單用。省略「一」或「這／那」的：屋裏個人冒得（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塊錢根（一塊錢一根）、我的個筆落了（我的那枝筆丟了）、個人太醜了（這個人太醜了）。非省略單用：把個頭一扭就跑了（把頭一扭就跑了）、我一餐有碗把飯就有（我一餐有一碗多飯就夠。無「一碗把」的說法，故非省略）。（參看拙文〈黃州方言量詞的單用〉，《語言研究》1996.2）

量詞“AA”式重疊表示「每一」的意思：個個好（每個都好）。「A是A兒的」重疊，作主語表示「每一」的意思：個是個兒的數了（個個都數了）；做其他成分表示「每一A在量的方面都達到高標準」的意思：那捆甘蔗根是根兒的（那捆甘蔗根根壯實），粒是粒兒的一袋子米（粒粒飽滿的一袋米）。

4. 「把」字句三義。

魚把貓兒吃了：（某人將）魚給貓吃了／魚被貓吃了／魚將貓吃了。（參看拙文〈黃岡話的“把”字句〉，《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出版社，1996）

5. 形容詞的生動形式有六種情形。

（1）雙音形容詞以AABB、A哩AB表示程度加深，與共同語同：屋裏掃得乾乾淨淨的／整天囉哩囉索的。

(2) 單音形容詞“AA”式重疊，表示程度不深，有喜愛的色彩，必須直接在名詞之前：黑黑皮兒（黑而不難看的皮膚）、彎彎扁擔、舊舊衣裳、長長臉兒。

(3) “AA勢兒”，表示程度不深，是委婉的說法，A為形容詞，表示「稍嫌A了一點」。單音動詞也能這樣重疊加綴，表示「有點兒像A」：

這匹羊兒大大勢兒，買匹細點兒的。（羊稍嫌大了一點）

哪裏是競走，下（[xa³⁴]）是跑跑勢兒。（都有點兒像跑）

(4) 單音、雙音形容詞“ABB（兒）的”重疊，有描繪作用，其兒化形式表示喜愛的色彩和程度適中，非兒化形式表示程度加深：

變序重疊 冰冷：冷冰冰（兒）的 骯臭：臭骯骯的

不變序重疊 平展：平展展（兒）的 熱溜：熱溜溜（兒）的

加重疊詞綴 癢：癢濟濟（兒）的 赤：赤條條的

(5) 雙音偏正式形容詞不能用程度副詞修飾的，可以有“AA（子）B”式重疊，表示程度極深，有誇張色彩：

骯臭：骯骯（子）臭 冰冷：冰冰（子）冷 梆硬：梆梆（子）硬

(6) “AB-了”表示程度極深，有誇張色彩。“B-”表示B唸得長，一般相當於兩個B的時值。「ABB（兒）的」式重疊的詞大都可以將兩B合一唸長音（B後不能有兒尾）：

白淨淨的：白淨—了 臭骯骯的：臭骯—了 癢濟濟兒的：癢濟—了

程度補語亦用這種方式表示程度極深：漂亮賒—了（極漂亮）、促狹死—了（極促狹）。（參看拙文〈黃州方言形容詞的生動形式〉，《首屆官話方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青島出版社，2000）

6. 表示持續用倒，但倒不表進行：你坐倒（你坐著），但*他說倒（應該是「他發得說／他正在說」）。（參看拙文〈黃岡方言語法拾零〉，《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出版社，1996）

7. 表示經歷體，肯定形式用「得」（用於句中）、「得子」（用於句末）；否定形式用「過」：我打得他（我打過他）、我去得子（我去過）、我冒去過（我沒去過）。

8. 「得」用法複雜：他不得起去的（他不會起來的。得是助動詞），他是我從漢口請得來的（他是我從漢口請來的。得是助詞，用於動詞和結果補語之間），挖得兩尺就可得（挖兩尺就可以。得是表示完成的助詞），說得好說不好

/ 吃得（得是表示可能的助詞）。（7-8參看拙文〈黃州方言的“得”〉，《黃岡師專學報》1994.2）

9. 冒、冒得、有、有不有。一般情況下，冒是副詞，冒得是動詞，合起來相當於「沒有」：冒吃飯，冒得人。「有」的反義詞為「冒得」，正反復疊有兩種說法：有冒得錢 / 有不有錢。

黃岡方言中的特殊語法現象當然不止這些。拙稿《黃岡市志·方言卷》（即將出版）中有較全面的記錄。拙作《羅田縣志·方言》（北京：中華書局，1998）亦有記載。

附錄三：語料

1. 故事一：三八二十三

（講述人姓名失記）

三個小偷想在公共汽車上扯皮，趁混亂盜（音[nau³⁵]）錢。有個小偷把三角錢買三張8分的票，要賣票的找7分錢他。賣票的祇找6分，說：「三八二十四，三角減兩角四，不是六分？」小偷說：「你算帳不倒賣個麼票？三八二十三也不曉得。」賣票的就乾脆扳倒指丫頭兒跟他一分一分地算。小偷看倒說不他贏，就扯橫筋：「你這個人硬是倔似條牛，我不跟你細算，我祇念乘法口訣：三八二十三。」邊下兒有個人出來打圓場，跟賣票的說：「算了，我把一分錢你，你再把牠，莫吵。」小偷得了錢，也不好再吵。下了車，三個小偷氣不過，跟在那個人後頭掉線兒，把他的屋在那下兒搞清楚了。過了幾天，三個小偷趁那個人不在屋裏，跑去把門撬開，把東西搬了個罄乾淨，連籠子裏的兩個雞婆也捉起走了。那個人下班去回，看見門敞倒的，桌子高頭有個一分的銀角兒壓倒個紙條兒，寫了四句順口溜兒：

三八二十三，不與你相幹，還你一分錢，跟你把家搬。

2. 故事二：燒符

講述人：汪志明（老年農民，已故）

有個道士，不曉得幾能幹，一般子的人搞他不贏。他又會搞皮絆，滿在處有他的相好的。有個老單身漢兒想要道士教兩手兒他。道士說：「這冒得巧，我是靠畫符搞上的。卯倒（估摸著）人家男將不在屋裏，跑進去燒張符，那個屋裏的堂客冒得不依的。」單身漢兒要道士畫道符他，道士要他把一塊現洋他才畫。單身漢兒就去回拿了塊現洋他。道士叫他明朝早上來拿符。

第二天，有一家老了人，一大早就把道士接去做文（祭文）。道士就叫他（音「塔」）堂客等下兒把符把單身漢兒。過了一下兒，單身漢兒來了，道士娘子就拿了一張符他。單身漢兒就手拿個火鏟兒把符點著燒了，那個堂客冒說二話就依了他。

道士下半天回來，問道士娘子：「符把他了？」堂客說：「把了，他就倒我（音「惡」）裏燒了。」道士急得架勢（差不多）說話不出來：「那你依了他？」堂客說：「不依不符不靈？那他不要退錢？」道士氣得顫，手冰似鐵：「你這個狗婆，麼這苕（傻）！他要是說退錢，你就說他心不誠也不曉得？」

汪化雲

3. 謎語：一個豬婆不吃糠，照它屁股殺一槍。（開鎖）
4. 口傳故事中陳細怪（當地傳說中的機智人物）給土財主寫的對聯：
雄雞鯉魚母豬肉 葱韭大蒜蕎麥粳
5. 諺語：吃不得飯是冒餓得，睏不著醒是冒累得。
黃沙兒屙尿滴呀滴，女人當家冒得飯喫。
人到二十四五，出起力來像水牯。
6. 歇後語：大麻風吃豬婆肉——無非就是無非（無非就那麼回事）。
7. 慣用語：扼倒黃牯過兒（生崽）、狗婆兒淹死兒（喻瞎忙乎、四處奔處）。
8. 合成詞：豬牯精（豬八戒）、豬婆蛇（蜥蜴）、雞婆罐子（矮而大的沙罐）。

引用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

王浩洪

1992 〈黃岡地區概況〉，鄂黃地圖內字（1992）第22號：330-331。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朱建頌

1992 《武漢方言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

1995 《武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朱德熙

1981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余彥文

1991 〈鄂東風俗志稿〉，鄂黃地圖內字（1991）第19號：1-4。

李如龍

1999 〈論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語言研究》（武漢）1999.3：102-113。

汪化雲

1988 〈黃岡人學習普通話的語法辨正〉，《普通話》（武漢）1988.3/4：47-48。

1990 〈黃岡話的文白異讀〉，《黃岡師專學報》1990.4：59-64。

1991 〈黃州話語序瑣議〉，《黃岡師專學報》1991.1：74-78。

1992 〈黃州話可能補語與賓語的語序〉，收入李仲英編，《語言文字規範化文集》，香港：彩虹出版社，頁291-300。

2000 〈黃州方言形容詞的生動形式〉，收入錢曾怡、李行杰編，《首屆官話方言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青島：青島出版社，頁280-285。

2000 〈中學應當加強規範的語音、語法、詞匯教學——高考閱卷後的思考〉，《中學語文》（武漢）2000.1：57。

汪國勝

2000 〈大冶方言的雙賓句〉，《語言研究》（武漢）2000.3：88-98。

注：“鄂黃地圖內字(XXXX)第XX號”，指湖北省黃岡地區新聞出版局批准出版的圖書的編號。

汪化雲

徐通鏘

-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3 《徐通鏘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袁家驊等

- 1989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張伯江

- 1999 〈現代漢語的雙及物結構式〉，《中國語文》（北京）1999.3：175-184。

張斌

- 1988 《現代漢語》，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馮勝利

- 1997 《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詹伯慧

- 1981 《泔水方言紀要》，東京：龍溪書舍。

詹伯慧主編

- 1991 《漢語方言與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劉寧生

- 1995 〈漢語偏正結構的認知基礎及其在詞序類型學上的意義〉，《中國語文》（北京）1995.2：81-89。

橋本萬太郎（余志鴻譯）

- 1985 《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戴浩一（黃河譯）

- 1988 〈時間順序和漢語的語序〉，《國外語言學》（北京）1988.1：10-19。

A Study of Different Word Order in Huanggang Dialect

Huayun Wang

Huanggang Teachers College

Many groups of the same morphemes or phrases which form distinguishable expressions similar in meaning but different in word order can be found in the Huanggang Dialect.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how the word order of some influential dialects co-exist harmoniously with the word order of the local dial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nd concludes that such a phenomenon can be viewed as an intermediate state resulting from changes in Chinese and the reciprocal impact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alects.

Keywords: Huanggang Dialect, different word order, intermediate state